

揚州文史資料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專輯

第五輯

1985

前 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八年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在我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世界现代史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民党接受团结抗日的主张，对于促成抗日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上，许多爱国将士英勇战斗并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理应受到崇敬和纪念；沦陷区的亿万工农、爱国青年、工商各界爱国人士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回顾并记述这段历史，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革命传统，有着垂史千古的深远意义。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征集出版了《扬州文史资料》抗日战争专辑，奉献给扬州人民。

按照党史和文史分工的原则，本专辑着重编选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坚持抗日的有关史料，以及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和分化瓦解敌伪等方面的史料。其内容多为亲历、亲见、亲闻的

第一手资料。

我们希望这本专辑能为青年一代提供一些爱国主义教育
的材料，为史学界研究抗日战争提供一点史料，并为推动第三次
国共合作和台湾回归祖国大业服务。

让我们发扬爱国主义和勤俭建国的精神，为搞好经济体制
改革，为实现祖国统一和四化大业而共同奋斗。

扬州文史资料第五辑目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 忆父亲朱履先的抗日生涯……………朱宝权 (1)
- 刘云昭先生抗日事略……………刘苏民 郑培心 刘毓秦 (9)
- “不问党不党，只问抗不抗”
- 抗日战争中的张公任……………康仲平 (15)
- 回忆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
- 张公任司令……………凌伯扬 丁成忠 (19)
- 一支独特的抗日武装力量
- 关于陈文部队成立初期的情况……………范征夫 (24)
- 王柏龄与“一·二八”淞沪战争……………杨璐珊 (35)
- 我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雪 松 (37)
- 忆抗战初期扬州的一次空战……………张沛庆 (42)
- 附《苏北日报》滕烈士英勇殉难的报道…………… (44)
- 常恩多率部保卫扬州……………闻 史 (47)
- 昭关坝阻击战纪略……………杜明甫 王临新 (49)
- 水易佳连长英勇抗日……………史宝文 (52)
- 徐守自组织庄联会抗敌保家乡……………徐 渠 (57)
- 抗日空军英雄高志航……………诸祖荫 (60)
- 入缅抗日亲历记……………周玉璞 (64)

南昌外围对日作战纪实·····	王兆丰 (76)
盐阜地区抗战琐记·····	徐 衢 (79)
日机首次偷袭南京惨败见闻·····	程开俊 (84)
赶运军粮支援抗日·····	李为扬 (86)
抗日筹粮琐忆·····	张培良 (89)

脱离汪伪 飞向延安

——我们从扬州驾机起义的经过·····	顾青口述 (95)
抗战期间开展敌伪军工作的片断·····	石 坚 (106)
奉命和伪军孔瑞武旅接触的情况·····	恽宏烈 (115)
我参与策反日本宪兵工作之点滴·····	高文澜 (119)

在抗日烽火中苦读·····	匡于中 (125)
抗日初期省扬中在沪办学的颠末·····	李仲南 (135)
抗战中的扬州平民中学·····	戚 敏 (139)
附江树峰给戚敏的信·····	(142)

扬州沦陷期间的一次学生罢课

前后·····	张 南 薛 锋 (145)
泰县文化界抗战工作团简介·····	鸣 拳 (148)
忆“九·一八”事变后的扬州《联友周刊》·····	郁国仁 (150)

日军投降捷报传到苏中人民代表大会·····	每 文 (153)
-----------------------	-------------

芜城陷敌文记·····	陈含光遗稿 (157)
日军屠杀驻天宁寺伤兵和僧人的暴行·····	长 弓 (164)
扬州天主堂难民所见闻·····	李锦田 (166)

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二三事·····	陈邦彦 (167)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者的下场	
——记黄桥战役后的兴化见闻·····	张福凯 (170)
斧砍汉奸吴孝侯·····	韦开宽 (174)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中央信托局·····	陈孝直 (177)
早期的抗日歌·····	盛 如 (180)
夺回大扬州歌·····	姜小校 (182)
苏北抗日民歌民谣 (三首) ·····	夏铭搜集整理 (183)

忆父亲朱履先的抗日生涯

朱宝权

我的父亲朱履先，于一八八四年出生在泰兴县黄桥镇。那时清朝已废除科举制，他便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学习炮兵。毕业回国后分配到新军第三十四标任管带，驻扎在南京城内杨公井。

武昌起义，新军三十四标在南京响应反正，我父亲受命率部攻打雨花台。民国成立后，他被任为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授中将衔。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举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阅兵式时，我父亲被指定为这次阅兵式的总指挥，时年二十九岁。

孙大总统为了紧缩财政开支，首先号召裁减军队，我父亲立即响应，旋转任南京讲武堂堂长。袁世凯称帝和“二次革命”以后，他离开南京，先后在山东、安徽做了几任县长，“九·一八”事变后返回黄桥闲居。

“八·一三”以后，日军沿沪宁线向南京逼进，并同时占领了长江北岸的靖江县县城。黄桥镇一带风声鹤唳，许多富户纷纷忙着“跑反”。一天清晨，国民党的黄桥区长和警察局长正企图从南坝桥乘船逃跑，他们急急向船上装家具，被人发觉，赶到我家来报告，我父亲听了当即果断地说：“把他们拦下来！”他自己也立即向南坝桥走去，群众闻声相随者有两百多人。他们到了河边，只见警察局长的勤务兵站在船头上，拔出驳壳枪，想吓唬群众。我父亲大声喝道：“你们胆敢开枪，一

个也不用想逃得掉！”结果，区长亲自走上岸来求情，说他们是政府人员，如果落在日本人手里，性命不保，家中的老老小小也就无人照应了！我父亲斥责他们说：“政府和人民平时养活了你们，等到国难当头，你们不是挺身而出，积极抗日，反而想卷带逃走，真是天理不容！国法不容！如果你们不赶快回去，我们就把你们送交政府处置！”区长和警察局长只好返回区公所和警察局。没过几天，他们还是趁黑夜逃走了。

武汉沦陷以后，父亲在家中大哭了一场。我劝他说：“武汉失守了，将来再夺回来就是了！”父亲说：“民国是在我们手上成立的，我们总不愿意看到民国又在我们手上亡掉。要是等到国家亡掉了再恢复，谈何容易啊！”

不久，在南京汪伪政权中任职的我父亲的一位同事尹某，来信暗示要我父亲同汪伪合作。信中说：某某人（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已经投靠汪伪），在苏州开了片绸缎庄，生意很好。如果你愿意做生意，我们打算先送八百匹布来。我父亲懂得他的意思，没有给他回信。不久，南京接连有话传来：如果朱履先出山，南京准备委任他为“苏北委员长”和“江北招讨使”，我父亲一概置之不理。

大约是一九三九年春节，这位姓尹的又亲自登门，并带了一些礼物，刚跨进门就被我父亲喝住。姓尹的说：“请三老爹不要见气，我拜过年就走。”父亲厉声地说：“你再也不走，我就喊人了！”姓尹的说：“好，好，好。既然三老爹生气，我就走。这点礼物请收下，是一点小意思。”父亲说：“一起带走！你再啰嗦，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就这样，把这位南京汪伪政权的特使给轰跑了。我父亲觉得：黄桥靠南京太近，汪伪政权还可能随时来打扰，就到上海避风头去了。在上海期间，父亲化名为刘金麟，住在永安公司四楼。

大约两三个月以后，父亲从上海回来，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几天以后，从上海又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位姓王的在家中住了好几个月。他们带来不少“禁书”，据我知道的就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等，这位王叔叔还给我看了一本黄镇画的《西行漫画》。

进入夏季之后，新四军在江南屡次挫败日军的消息传到苏北，管文蔚、叶飞带领的新四军也到了江都一带，我父亲看到大局有转机，非常高兴。

新四军到黄桥后，陈毅、粟裕、叶飞、管文蔚、朱克靖、许家屯等人都相继到我家来会我父亲，特别是陈毅和朱克靖经常到我家来，谈论抗敌救亡大计，陈毅并和我父亲成为亲密的棋友。

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着手开展工作之际，陈毅征求我父亲对于筹集军饷的意见。我父亲对陈毅说：“这么多军队，如果没有粮饷的来源，怎么能维持？国课钱粮，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天责嘛！”过了几天，临时行政委员会就在黄桥中学的“谦三堂”召集了有地方士绅参加的大会，主题是开征抗日救国公粮。我父亲首先发言说：“中国所有的政党，没有任何一个党象共产党这样为国为民的了！中国的军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样秋毫无犯的了！共产党新四军领导人民抗日救国，他们要吃饭，要穿衣；筹集军饷，支援新四军抗日，是我们老百姓应尽的责任。我首先响应，保证如数把最好的粮食拿出来交公粮！”我父亲发言以后，没有人提出异议，会议顺利通过了在通如靖泰地区征收公粮的议案。

自从姜堰战斗结束，保三旅张少华部被消灭之后，韩德勤、李守维一面火速调遣部队南下，一面又怕陈毅、粟裕率兵北上，这样，海安和谈的序幕也就拉开了。黄桥出席和谈的代

表人员有：朱履先、封静庵、张伯扬等人，韩德勤派出的代表人员中有缪继萃，海安谈判很快就陷入了僵局。韩德勤坚持要新四军先退出姜堰，再谈判双方停止磨擦和共同抗日的条件；以陈毅、朱克靖为代表的一方则要求先谈判停止苏北国共双方的磨擦，然后再谈具体问题。后来，新四军领导经过研究，决定退出姜堰。陈毅对和谈代表说：“我军为了顾全‘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大局，决定退出姜堰。如果省韩还要得寸进尺，进攻黄桥，我们也就无路可退，只有自卫一途了！”我父亲立即表示：“省韩要新四军先退出姜堰，再商谈团结抗日；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将遭到苏北人民的唾弃！”

由于韩德勤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新四军被迫进行了黄桥决战。

战斗打响之后，有消息传到黄桥，说李守维下令，只要拿下黄桥，全体官兵“放假”三天。黄桥人民懂得，韩德勤的士兵“放假”就意味着“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果真一到了这步，黄桥人民就要遭殃。因此，大家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男女老少，决心全力支援新四军，保卫黄桥，和韩德勤、李守维进行一场殊死决战。

战斗进行到第二天，管文蔚同志带领身边的人，准备动员群众做些干粮送上前线。管文蔚是丹阳人，黄桥人听不懂他的口音，便来到我家。我父亲立即和管文蔚同志一道上街，沿家喊门，动员群众拿干面摊烧饼送到前线去。群众问：“摊好的烧饼送到哪里？我父亲征求了管文蔚的意见，决定将烧饼集中到何家祠堂（即现在的黄桥文化站），然后再转送前线。就这样，全黄桥几十家烧饼店赶做的烧饼和各家各户用饭锅摊的

烧饼，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何家祠堂。“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的烧饼慰劳忙哎！烧饼要用热火炕哎！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呀多缴枪哎！”这脍炙人口的《黄桥烧饼歌》也就在这热火朝天的支前高潮中诞生了。直到今天，“黄桥烧饼”仍使人齿颊留芬。

决战的第三天（即10月6日）下午，我父亲和我一道走到王家巷西头沿着向北迎祥巷去的那条路上，遇见了陈毅。陈毅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他看到我父亲，随即说道：“老先生，这么个时候，你怎么还在外面跑呀！”我父亲说：“有你在黄桥，我怕什么！”陈毅哈哈一笑：“你真不愧是位军人！”他转身从警卫员身上的皮包中，抽出一份军用地图，就着“农民银行”仓库的高台坡上，摊了开来，一边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边介绍说：“敌人现在这一线，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这里，还有部队正从江南赶来，已经到黄桥边上。到明天上午，黄桥就不会听到枪声了！”

十月七日上午，黄桥镇上果然听不到枪声了。李守维淹死在挖尺沟中，翁达被击毙，韩德勤苦心经营的老本在黄桥决战中基本输光了。

黄桥决战胜利以后不久，就在海安镇召开了苏北第一次参政会，我父亲当选为议长。

在新四军主力北上以后，日本人乘虚向黄桥发动了攻击，并且占据了黄桥。我父亲和黄桥人民一样，还沉浸在黄桥决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对日本人迅速占领黄桥感到突然，也没有精神准备，因而在思想上不能接受这个重大的转折。我父亲即闭门不出，整天坐在家中。

日军占领黄桥不过两三天，就有人出面组织“维持会”，会长名叫汪卫三。第二天，他来到我家，迳自闯进内房，扑通

一声跪在地板上，一边向我父亲磕头，一边假惺惺地哭着说道：“我真该死！我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我做了汉奸，真应该千刀万剐！今天是向三老爹请罪来的，听便三老爹处置。”我父亲说：“你起来再说。”汪卫三跪在地下，硬不肯起来，并且说：“我是个罪人呀！我只求求三老爹替我做主，帮我向镇上众人面前说句话，如果三老爹不肯替我作主，我就不起来了！”我父亲说：“你当不当这‘维持会’长，我管不着。不过，今后万万不能做对不起黄桥父老兄弟的事！”汪卫三从地上爬起来，擦擦眼睛说：“谢谢三老爹指点！如果我往后做了对不起黄桥父老的事情，一定不得好死！”

这场闹剧演完之后，汪卫三就带着跟班走了。他的来意不过是希望我父亲支持他当“维持会”会长，当时处在日本人刚占领黄桥的情况下，我父亲也只能这样回答他。

我父亲估计汪卫三和日本人还要到家里来，特别担心日本人会强迫他出来公开参加“维持会”。没有多久，他就悄悄地离家住到黄桥西乡的大王家庄去了。

四一年春节之前，驻泰兴的伪十九师蔡鑫元部下乡扫荡，我父亲恰好处在伪军的包围圈中，他们看到我父亲身材魁梧，认为逮到了一个大亨，要把他挟持到离黄桥七里路程的一个小据点——溪桥。伪军看到太阳西下，急着赶路，又见他体胖，走路不快，就对他吆喝起来。我父亲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伪军说：“你再调皮捣蛋，叫你吃枪拐子！”

到溪桥后，蔡鑫元已经打来电话交代伪军不能得罪朱履先，赶快把他送到黄桥去。当天他就回到了黄桥。父亲对我说：这个蔡鑫元原是他一个朋友的部下，所以送了一个人情。

这次事情以后，朱克靖派人到黄桥来，对我父亲被伪军挟持一事表示慰问，并建议，如果住在黄桥镇还安全的话就不要搬到

乡间去。几天以后，忽然接到朱克靖的通知，要我父亲赶快到乡下一个指定的村庄去。我父亲第二天就启程前往，到那里一看，原来陈毅、叶飞、朱克靖等人都在。自从黄桥决战以后，还是第一次见面。陈毅非常高兴地把父亲接到一处宽敞的农民家中，大家谈了一些分手以后的情形之后，把话转到正题上来。陈毅首先说明，日本人侵占黄桥的时候，他在北线，没有来得及把日本人进犯的情况通报黄桥人民，使得黄桥的群众遭到了损失，请我父亲向黄桥人民转达他的歉意。

接着，陈毅谈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刚开创，政权建设既不完善，又不巩固，各项工作出现和存在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公粮一时征不上来，保管又困难，军民吃饭成了个大问题，有时只好煮黄豆、绿豆当饭吃。陈毅用手比划了一个搪瓷碗说：“刚来的新兵，有的一顿要吃八碗饭，没有粮我心疼啊！”我父亲向陈毅表示，过去没有遇到共产党，不了解共产党，现在看到共产党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团结抗日，我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并表示对于开辟根据地所遇到的困难，也尽力设法帮助解决。我父亲回到黄桥，运用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很快筹集了五万元（约合七万五千斤大米）送到根据地去。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整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伪军第三十七师，调驻到黄桥镇。师长丁聚堂不断派人来请我父亲到他师部去（丁原是我父亲朋友的一个勤务兵，早已熟悉），以后，索性请父亲做他的参议。这些情况，我父亲及时向朱克靖和叶飞汇报，经三地委研究，认为这对革命事业很有好处，支持我父亲就任参议。

黄桥镇上原来就有两个“青帮”的头子，一个叫汪家八子，一个叫季月红，他两人在抗战开始就经常到我家走动，现

在就更进一步密切起来。

后来，我父亲又通过丁聚堂推荐了一个黄桥人丁达三当黄桥警察局局长。这样，黄桥镇在表面上由日本人和伪军占领着，而进步力量在黄桥却十分活跃，我们的家就成了共产党在黄桥的“高级联络点”和“安全岛”了。在日寇占领期间，因工作到黄桥来住在我家中的就有三地委敌工部长盛华，青年解放团的负责人周伯藩，泰县参议长徐观伯等人。

伪军随日寇下乡扫荡捕获的我党政干部，三地委和各县负责人都立即将被捕人员名单通知我父亲设法营救，几乎均能获救。有一次，日伪扫荡时，抓了泰县的一些干部，县长汪海粟要徐观伯到黄桥来找我父亲设法营救，我父亲当即答应了，没过几天，这些同志就被全部放回。

大约在四三年夏天，盛华同志到我家。他穿了一身杭绸的褂裤，没有穿长衫，我父亲说：“这身穿着不行。”一时又找不到合身的长衫，我父亲就叫把我的绸长衫给盛华同志穿上，别的都还可以将就，只是略短了些，盛华同志说：“还可以，还可以。”到了太阳落山，又来了几位身穿绸长衫的人，他们坐在院子里，围着一张桌子，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谈着，我父亲在一旁走来走去。事后，父亲告诉我，晚间来的客人是丁聚堂的军法处长，他代表丁聚堂和盛华同志谈判，准备和共产党拉关系。

一九四三年，我父亲由叶飞，朱克靖同志介绍，经陈毅同志批准，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任苏中参议会议长，在苏中一直工作到抗日战争胜利。

刘云昭先生抗日事略

刘苏民 郑培心 刘毓蓁

原扬州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主委刘云昭先生，字汉川，徐州萧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生。清末参加辛亥革命，为早期同盟会会员、国会议员。一九二四年于广州支持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出席了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随中山先生北上议事，反对北洋军阀媚外辱国，分裂淫政；二六年返穗，随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进入桂系，在李宗仁幕下进行倒蒋活动；抗日时期，先后任徐州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五战区长官部高参；解放战争中，受民革宋庆龄、李济深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委托，为保护大上海，动员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刘昌义投诚；四九年建国，应邀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代表会议。五一年，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颁发任命书，前往扬州苏北行署工作。

刘云昭先生，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尤其在抗战期间，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积极从事爱国救亡与民族统战活动。现根据他本人生前言论与我们随侍左右的亲历所见，综述如下。

主持徐州抗日总动员委员会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华北广大城镇相继沦陷，横卧于黄

河以南的交通干脉陇海路，成为御敌的第一线。地处陇海、津浦要冲的徐州亦成为抗敌救亡的中心。值时，汉川先生随国民党五战区李宗仁长官部驻镇徐州。由于他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出任过家乡徐州萧县第一任民政长（即国民县长），又与当时任徐州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李明扬是同乡好友。李宗仁便举荐汉川先生为徐州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主持该会工作。

其时，恰逢中共郭子化、匡亚明等党员，来徐海开展统战工作。抗委会是开展统战活动的理想组织，因此，他们首先与汉川先生取得联系。那是三七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郭子化到徐州西关美国教会医院内，汉川先生的住处拜会，他俩虽属初次晤面，却促膝长谈，不存芥蒂，纵横国事，畅怀达旦。事后汉川先生向李宗仁建议，扩大抗委会组织，并协商了一份该会组织名单，经李同意发表：刘云昭任该会主任委员，郭子化任副主任委员，匡亚明、郝景涛、佟子实等任委员。下设四个大组，即组织组、政治组、军事组、宣传组。该会高举国、共合作，抗敌救亡旗帜，吸引并接纳了南北各地爱国知名人士与进步青年，如：郭翠章（字影秋，解放后为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臧克家（著名诗人）、吴伯萧（东北大学校长）、张勃川（山东大学校长）、王伯伦（山西大学教授）以及笔者郑培心、刘苏民（汉川先生侄）等，均在会内各组担任行政、宣传等工作。由于当时流亡徐海一带爱国青年很多，纷纷接踵而至，汉川先生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请李明扬专员出面，与苏鲁豫皖边区各县商界筹集了资金，每人每月发给二十元生活费，虽薪金微薄，但抗敌情绪十分高涨。汉川先生领导的抗日总委会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各县各界人士、代表商洽，募捐抗日资金，以及药品、日用品、菜肉食品等支前物资。汇总向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汇报，按计划分发给五战区所属各部队军需机关。笔者郑培心，刘苏民曾参加这方面的登记、造册、储备、分发等大量事务工作。

（2）与各县军事行政负责人或委派的代表商谈，如何将各地地方武装整编，划归五战区统一指挥。如三八年二月，山东临沂县专员张梨园派代表杨希文（笔者刘苏民的大学同学，解放后曾任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山东大学校长）来访汉川先生，经初议后，并带去晋谒李宗仁司令，收编其地方武装数千人，划归五战区统一指挥。又如豫东砀山县县长贡沛诚，（汉川先生的忘年至交，现为镇江民革副主委）曾请汉川先生帮助，创办地方武装——抗敌自卫队，经汉川先生向李宗仁提议，还发给砀山县抗日武装两万发子弹。

（3）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出油印小报、快讯，编街报、壁报，报道战况战事和各界救亡行动，宣传国共合作、民族团结等等。组织演出抗战戏剧，赴前线或医院慰问演出。如在徐州民众草堂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军民观后，反映热烈，士气高涨。偶逢重要集会与演出，汉川先生还登台演讲，宣传抗日。

（4）动员组织各地人力、车辆运输工具支援前线。如台儿庄酣战正烈，汉川先生筹集了大批物资，派郭影秋连夜带领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

（5）培训抗敌干部，分赴各县开展统战工作。三七年冬，汉川先生亲自陪同郭子化到砀山县找贡沛诚县长商洽，以砀山县为中心，在丰、沛、萧、砀四县开办短期国共合作统战干部培训班。由于汉川先生多年来与李宗仁过从甚密，李敬重汉川先生，又因为刘、郭二人在抗日总委会配合默契，因此，在那段时间，整个五战区国共合作抗日是很协调的。